

# 蘭州館藏明清藏傳佛教造像遺存

本報記者 柴小娜

蘭州歷史文物陳列以蘭州市博物館館藏文物為特色，包括馬家窯文化彩陶，白衣寺塔出土文物，歷代銅器，藏傳佛教造像等。其中館藏明清時期的藏傳佛教造像，展現了藏傳佛教獨特的藝術魅力。

東漢時傳入中國的佛教，是公元前六世紀釋迦牟尼創立的。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佛教與道教、儒學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题框架。佛教在唐時傳入西藏，是佛教意識形態與藏族

歷史文化長期融合而形成的具有西藏地方形式的佛教，主要在我國的藏蒙、裕固等民族中傳播，特別是在西藏地區，藏傳佛教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蘭州地處連接東西的絲綢古道上，文化源遠流長，蘭州五泉山的瑪尼寺，蘭州市永登縣連城魯土司衙門所屬的妙因寺、感恩寺、顯教寺等藏傳佛教寺院，都留下了精美的藏傳佛教遺存。距離蘭州不遠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薩楞布寺是一所中國藏傳佛教學府，始建於1709年，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

藏傳佛教造像風格受印度尼泊爾風格的影響，講究身、口、意三密，在服飾、手印、形像組合上具有更加豐富的形像因素，蘭州館藏造像嚴格遵從佛教造像儀軌，尤其是十一面觀音造像比例勻稱、形象優美，面容恬靜；黃布祿金剛造像三目，眼圓睜，火焰眉，高髮髻，頭戴五葉冠，右手持芒果，左手持吐寶如意獸，右舒式坐於高台雙蓮瓣座上，足踏海螺，在密宗四部中充當財部、藥叉部和其餘世間部的護法神，亦有財神的身份。一座座藏傳佛教造像使藏傳佛教藝術具有獨特而永恆的魅力。

蘭州博物館館藏的藏傳佛教造像主要有釋迦牟尼系像，度母像，十一面觀音、黃布祿金剛，勝樂金剛，喜金剛等精美的藏傳佛教造像遺存，每一件都是蘭州歷史文化和佛教藝術輝煌的見證。



釋迦牟尼造像（明）



十一面觀音（清）



釋迦牟尼造像（明）



釋迦牟尼造像（清）



勝樂金剛（清）



喜金剛（清）



## 窺同仁堂秘方集

李潤波



同仁堂第12代掌門樂永西

### 《京都同仁堂集》封面

當年，中央電視台一齣電視劇《大宅門》，劇中以同仁堂為原型的白氏家族保護祖傳秘方的情節，引起我的重視，因為在我的藏書裡有一部同仁堂秘方抄本。為弄清它的身世，特對同仁堂及那部秘方集做了簡略考證。

同仁堂藥店是久負盛名的中華老字號，掌門人姓樂，祖籍浙江寧波慈水鎮，世代搖鈴串巷行醫，明代永樂初年，成祖設都北京，百業輻輳，樂良材憑醫術學家落戶京都南郊。二代三代未有大成。至第四代樂顯揚（號尊育，1630—1688年），在接受祖傳醫術的同時，還特別注重對醫理和藥性的研究，在京城連連治愈多種頑症，醫名鶴起，終於在雍正年間被召入宮，任太醫院「醫目」。太醫院是個五品衙門，有出診資格的首推御醫（八品），其次醫目（九品），以下醫士、醫生不入品級。樂顯揚雖品位不高，但醫位不低，更主要的是通過日常給皇室宗親及文武百官看病，得機接觸不少宮廷秘方和民間奇方。為方便自己校驗，他曾於康熙七年（1668年）在崇文門外開設個小藥舖，名「萬全堂」後亦稱「樂仁堂」，邊對外經營，邊驗證所獲新方。

樂氏家族來北京一直是單脈相傳，到第五代才有四子，其中第三子鳳鳴（號梧岡，1661—1742年）秉性聰明，鄉試落第後專心醫道。樂鳳鳴可謂是同仁堂藥店的真正奠基人，他生平主要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在康熙壬午年（1702年）在前門外大柵欄南建起一座「同仁堂」藥室（原萬全堂仍保留，由其二兄鳳儀經營），並請當時最著名的書法家孫岳頒撰寫了匾額。對孫岳頒身份，樂家一直流傳幾種說法，一種認為是大德高僧，一種認為是太醫院醫官，另一說法是翰林院翰林。經筆者考證，孫岳頒（1639—1706年）江蘇吳縣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進士，題匾時任禮部侍郎充佩文齋書譜總纂官，所書匾額時間應為康熙四十年（1701年），之所以鐫款為康熙己酉（康熙七年），乃尊東家之意，將原「萬全堂」藥室初創年計入。考康熙七年孫氏尚在老家為參加鄉試而苦學，晚年書名才得以顯露。現在所有宣傳「同仁堂」的資料均將「同仁堂」創始年代理解為康熙八年，就是根據匾上的年代，實則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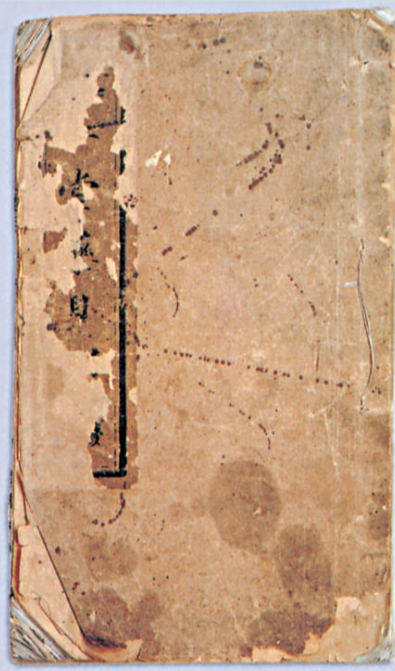
樂鳳鳴所辦第二件事是根據乃父遺囑，花費五年多時間將祖傳秘方及歷年從民間積累的驗方進行整理，匯編成《同仁堂藥目》，又名《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作為家傳秘方集。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同仁堂藥品生產已很有規模，為擴大藥品銷路，樂鳳鳴將原編《藥目》重新整理。將應保密的成分和劑量剔除，將治症部分加細，正式刻板印刷一批《同仁堂藥目》供患者和一般醫生對症拿藥。而將自家保留的《藥目》加入已掌

握的宮廷秘方更名為《京都同仁堂集》，用萬年紅紙寫好貼在原《同仁堂藥目》書籤之上。筆者所藏就是貼了《京都同仁堂集》字樣的秘方集（見圖）。該集完全是手抄，裝訂採取傳統古裝書式，長24.5厘米，寬19.2厘米，封面為粗麻紙，扉頁為黃糙紙（用於防蟲的藥紙），內容包括16門340多方，加上以後補充的偏方共達370餘方。因古書無頁碼，為便於翻檢，每門的頁碼外側貼一個小紅紙籤，上寫某某門。各門之下寫有藥名、治症、詳細成分、配比劑量和成藥形態（如水丸或蜜丸）、服用方法等。該方集抄本不會多，因為多了容易失密。筆者所藏之抄本，很可能是原件，因為在裡邊的空白處有27首不同時期不同筆體填補的驗方，甚為珍貴。

樂家五世祖樂梧岡在編寫《同仁堂藥目》時曾序言到：「同仁堂之名，先君之志也。先君號尊育，為大醫院醫目，秉性樸誠，居躬簡約，喜閱方書，辨藥味地道疑似。嘗語人曰，古方無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



同仁堂藥目內頁



### 同仁堂藥目封面

故不能應症耳。又曰，同仁二字可命名，吾愛其公而雅，須志之。予業學子碌碌三十餘年，先君之訓幾忘之矣。壬午（康熙四十年即1701年）鄉比後，閑居無事，追憶昔年遺訓，翻然勃然鼓舞而為之，遂立同仁堂藥室焉。看，樂鳳鳴對自己所做的兩件大事都有準確記載。此書北京圖書館有藏。

光緒六年（1880年），同仁堂十世傳人樂印川過世，店舖由遺孀許氏（即《大宅門》中二奶奶原型）掌門，她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對原《同仁堂藥目》做過重刊，序言中亦對同仁堂早期設立情況有所敘述：「本堂之有藥目也有由來矣。先四世祖尊育公為大醫院官，喜閱方書，辨藥味地道疑似，五世伯祖梧岡守其遺訓，於康熙壬午歲在京都正陽門外大柵欄路南設立本堂字號，肆業之餘，博覽群書。自國初諸名醫循流溯源，上逮岐伯黃帝之屬，凡古方之適用者，無不悉心考究。炮製必依古法，購料不惜重資，五易寒暑，而丸散膏丹厘然各備。遂別類分門，彙為一書（即刊刻發行的《同仁堂藥目》）。一時海內流播。」

同仁堂歷代掌門對本店所聚各類藥方，視如拱璧，秘不示人，就連自家一般成員亦難得一見，但宮廷卻保存着部分抄件。據故宮博物院單士魁老先生介紹，晚清時期，清廷採藥多由「同仁堂」承辦，為保證不出差錯，宮廷對所用過的「同仁堂」方子曾抄存留底，素紙抄錄，編成一冊，黃綾冊衣，標名為《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內註「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四同仁堂抄來」，內中列有92方，後另列「碧雲散」、「益壽比天膏」等10方，共102方，每方標明成分、劑量、製作方法，但未註明應症和服量。此方集現仍珍存於故宮博物院。

清末民初，隨著樂家家業的迅速擴大以及人口的不斷增多，財產糾紛逐漸發生，特別是四房共管階段，矛盾日深，於是產生分號。自清末至民國十七年20幾年時間，同仁堂在國內陸續開設了34家分店。其中樂家第十二代掌門樂謙樂永西，於1928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南門開了一家「永仁堂」。筆者所藏《永仁堂藥目》，乃去歲夏月隨畫家陳克勇去山東臨朐所獲，那天傍晚，當地朋友介紹有家書店存有幾部民國版歷史小說，立即前往，不料在那裡竟發現一部《永仁堂藥目》，真是打兔得獐，大喜過望。

筆者所藏秘方集，乃外祖父所遺，至於該秘方集如何落入外祖父家，現據長輩口述，結合資料考證，大概是這樣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四月，同仁堂忽遭火災，舖堂盡毀，朝廷為使其能夠繼續下去，第二年便扶植一個叫張士吉（音）的藥商收購買過去，在交接秘方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最後樂家按原方抄寫一份自留作底，將原秘方交割對方。道光年間，張家又將「同仁堂」典給朱家，張家以原秘方已失落為由，僅將抄本交與朱氏，而原秘方集則被張士吉秘密賣與西四牌樓「百生堂」劉氏（即筆者外祖父之曾祖父）。據說朱家經營同仁堂時間不長就因配藥經常出現問題，結果負債累累最後隱名逃跑了。又經過兩年以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才復被樂家樂印川盤回。如果此為事實，則樂家所傳秘方應該是個謄寫本，或另外保存一套。

民國之初，外祖父也先後在北京和通州開過五個藥店，店面雖不大，但生意挺好，不知何因，1931年突然撤回故里。直至1952年病逝，也從未同家人明確地提起過那部秘方，外祖父去世後，只留下外祖母一人，家裡藏書頗豐，20世紀60年代，筆者上學經常住在那裡，取走不少醫書，其中就包括這一部。這麼多年也沒有認真看過，真是遺憾。如果不是《大宅門》的演出，恐怕這部秘方還要深藏下去呢！

同仁堂秘方